# 萬曆疏鈔

# 萬曆疏鈔卷八

## 民瘼類

# 萬曆疏鈔卷八

## 民瘼類

### 廣德意恤民瘼疏

湯聘尹 吏科給事中 萬曆元年四月

臣伏覩我 皇上御極以來惓惓以民隱爲念首開肆眚之詔繼下停刑之旨邇來天氣暄熱復命法司幷錦衣衛將一應罪囚減等釋放其情罪可矜疑者坐名上請隆恩渥澤屢沛於下寰宇臣民莫不欣欣然頌帝舜欽恤神禹泣辜再見於今日也然臣以

皇上之仁傳播於兩京將以頒布於四海也德意在
朝廷而奉行在守令守令既有親民之責尤為萬命
所關苟一念不慈一事不謹民鮮不仆矣方今吏治
精明百職洊厲兢兢焉將奉行德意之恐後然炎爐
遺於頑鐵濡水容有鮮鱗知為己而不知為民者豈
保其必無也哉是故有狃於成案而不敢覆審者曰
將以從同也有惕於富豪而不敢擬出者曰將以避
嫌也有曲狥上官而迎合不移者曰將以免駁也斯
三者皆知為己而不知為民之過也其或雖知奉行

而稽時延緩徒據申報而視爲虛文其不草菅吾民者幾希矣夫民命之重何如司牧之責何如朝廷之德意何如而顧草菅之將焉用彼牧哉朝廷置官分職所貴布德宣惠非止爲獄訟設也官司問刑讞訟所貴解紛息爭非以爲紙贖計也欲清獄禁莫先於省聽訟欲省聽訟莫先於慎受詞夫訟者無情其將何所不至哉顧在上者慎審而勿輕徇之事非關係令之使和可也情非迫切諭之使歸可也小民片詞之受祇爲隸役蠶食之資一筆下而兩造先已憊矣

若上之人以此課其下而曰某之紙贖孰與某某多下之人以此暴其能而曰吾之申呈覩人恒倍是上下胥以刑爲尚而尊民使訟也王政省刑罰聖人貴無訟尚德緩刑之道固如是哉若夫催科之政其民之斃於刑獄猶有不可勝言者矣斯民不皆善良刑罰固所不廢也然用刑罰而不專於刑罰斯爲催科之撫字矣立之程限而不爽其期示民信也數必躬稽而勿委諸人示民肅也俟其收稔之後即布諭使納而不姑息延緩以惑其浪費蓋所以體民而非以厲

民也示之以國家惟政之供啓之以安靜不擾之利民亦可以心感者而獨怙終梗化乎哉其中有怙終梗化者刑一人而衆惕矣若朝令夕改弗躬弗親而初不介意使小民得一金而莫知所措者任情縱費然後從而拘摯之桎梏之亦晩矣上虧國課下戕民生其亦焉用之此廣德意者猶不可不於催科而加之意也至於查盤一節猶所當重國家大計錢穀爲重故一犯侵欺者必議罪追賠然其間坐侵與實侵情有不同實侵者該役親領起觧而入已花費耿視

常法坐損官儲其罪在不疑無容論矣若坐侵則係管徵錢糧其或未完有各戶拖欠恃頑不依期限者有迫於凶歛催督雖急而小民無措者有田地飛灑戶存虛糧而征追如故令包賠補納者有佃戶奸猾收成之後即日逃亡無從追償者若此類不可悉數未必皆管徵者之侵欺也若查盤者不逐一詳審而槩以侵坐之使終身禁繫饑斃獄中至於損廬墓鬻妻孥而終不得完其哀戚又誰控訴耶即有欽恤使出爲之開辯爲之末減然受困固已極矣毎毎府州

縣官一繆上司委以查盤其間有過爲逢迎者以括索爲威裁以深文爲實幹奉行者慨文移之雜沓抵罪者若株連之不勝不知小民何辜今被累至此極也且一院之清査未幾而別院之承委卽繼拘追隸繫迄無寧日問罪成招連坐千人譬之人之一身其有疾之膚攻刺方已而旋及於他所幾無完膚奈之何不索元氣而成痼疾也豈特供應之繁費事權之紛錯而已哉臣生長江南目擊斯苦又叨任縣令益睹民艱玆者待罪言官適逢 皇上好生之仁諄諄

示諭故冐昧陳之如果臣言可採乞勑該部裁議酌
行各處撫按衙門轉行有司官員廣推德意用情寛
恤可開釋者勿拘於成案勿狃於避嫌勿曲狥乎上
司之意奉行惟速而事不踰時實意求情而文無虛
塞詞訟嚴濫受之禁聽問開和息之門考職者以循
良撫字爲尚而不多以積紙贖爲能以勸諭追納爲
先而不以嚴刑比併爲尚一切差委查盤官員果係
該戶實侵者即問罪嚴併如律以儆將來如查係別
因非干本身侵欺亦當原情派追毋得濫坐以致無

華含寃其各院差委查盤者除鹽法則清查鹽課茶馬則清查料價外與夫巡江等衙門原係錢糧數少凡起運存留正額錢糧已經巡按查盤過者數月之內不得復查以致差遣紛紛勞擾百姓止抄招呈報如問刑條例開載查盤從一歸結若本處缺巡按者不在此例庶吏治益修而民困可甦朝廷德意流布於無窮而社稷靈長鞏固於萬禩矣

敬陳民瘼以崇實政疏

蕭　彥戶科給事中萬曆九年四月

茲者雨澤愆期上厪　聖心祭告祈禱一時竝舉我

皇上敬天勤民之忱卽詩書所稱何以加焉臣竊惟

災變之來自聖王之世所不能免而能使災不爲災

變不爲變者其恤民素也恤之有素故其民可動可

靜可凶可豐而卒不可搖久安長治之慶端必由之

恭惟　皇上御極　講學勤政　任賢圖治無一念

不爲民無一事不便民天下旣喁喁焉沐　膏澤而

歌太平矣而一二年來天災流行禾稼鮮收大江南北及河道等處其荒猶甚臣　聞之道路云即今春夏之交餓殍滿目流離載道夫不能有其妻父不能有其子草根木皮剝取殆盡甚則什百為羣剽刻不時乃今雨暘失調麥又告病矣閭閻之蕭條日甚天時之豐歉不常盜賊之警報將闔郡縣之消弭無策終夜思之可為動心撫綏之策非今日有司所當加意者乎今之言撫綏者率曰蠲賑去蠲賑豈非　朝廷大惠哉然可行而不可常也臣　以為撫饑民如養弱

子爲郎一飲一食皆可以調理又如治貧家爲郎一錢一縷皆可以撙節隨府調停因事補葺以廣 皇仁而因民志則有司者事也 朝廷之德意雖宣而有司之奉行無實欲民生之安不可得已 臣請粗陳其槩而 皇上試聽焉其一詞訟臣惟訟以理民而行之不善則其病民盖亦多端矣自奸民以首告爲騙局而民病自職掌不明吏好多事一詞而布按並准一人而守巡兩告他如粮儲水利等官又或槩行准理一經批發有司莫敢低昂則紙贖煩而民病有

司官或任意偷安遲延歲時或曲狥僚屬擅難平反或過避嫌疑明知不枉則守候苦而民病臣初仕浙習見其弊及詢之三呉兩淮亦復如是此其暗損民膏非小小也臣以為兩造具備從旁而首者弗准可也事有職掌非其職而誤准者責令先繳可也即事有兩干亦宜從一科斷而告紙民紙等項弗重追可也有司偷安避難不即受理撫按官罪之可也省一詞訟則省一害減一衙門則減一費夫非荒政一事耶或曰如積穀之額何臣以為不然穀之積固曰備

賑也郡縣之完者自當如額不必論矣如前饑荒等事即已貯之穀猶將有議焉而顧藉口額數以取盈窮民耶　皇上惠養元元之意殆不若此臣　請下部再議行彼處撫按官酌災荒之輕重爲裁減之多寡以俟來年仍如原額蓋權宜之術固不妨經常之制也至于罪贖輕重律有正條即例得納贖者亦宜量其力之有無毋以贖鍰取盈而正罪之外或罰穀以補倉或罰料以備造作凡如此類撫按官體訪得實必罪無貸斯其於民不特小補而已其二刑法臣

惟貪酷皆民害而酷爲甚邇年以來賴　皇上德化貪風息矣但各有司類不察親民之義其體日峻而勢與民日遠以搏擊爲風力以深刻爲執持淫刑以逞動至什百無辜而死杖下以傷天地之和蓋不少矣我　皇上屢發　綸音殘暴之禁非不嚴也各撫按所論劾非不多也如近者陜西河南所奏劾非不重也然僅一罷官而止耳臣以爲懲酷之法未盡也

查得　大明律以理決罰邂逅致死者勿論其決罰不如法則有罪其故勘平民則有大罪夫所謂故豈

必索賄之謂哉或以二言之觸或以左右之譖夾拶
並行刑杖至百必欲置之死地者 臣 以爲皆故之類
也又查得 大明律越訴有笞罪夫所謂越訴蓋不
由本管官司竟自上告者耳然其罪笞而止也而今
之有司往往防民之口以掩已之非其被盜也毋制
之毋容上聞其受抑也鍛鍊之毋容轉告一不如意
則藉口越訴毒刑無已事未白而身先斃矣甚且中
以他事害及身家以懲其後若是者或什百之一二
乎爲民父母乃與民爲讎耶 臣 以爲亦故之類也

朝廷視民如子而彼直無故而殺之即重處之似不爲過 請乞勅部酌議通行撫按官嚴加訪究痛懲一二以警其餘或亦挽吏弊而結民心之專也其三徵輸 臣惟催科撫字古來分爲兩途然以 臣度之催科非撫字不行兩者固相濟不相左也今錢粮有定額矣然獨無次第緩急乎京解錢粮有火耗矣衙門之工食官吏師生之廩祿孤老之月粮此等加耗不可省乎乃槩徵而槩加之一有羨餘則曰貯符公用而其所用謂何百姓不知也而寬一分民不受一分

之賜哉至若有司之費用監司之供億但從撙節即纖毫亦民利也其他隨地便民之事當有不可枚舉者一臣近觀庫藏如解納胖襖絹布一節河南山東等處或六省類解解必揀之以官鮮有逋者而順天等府及湖廣諸省則各縣零解如善化長沙湘陰鍾祥石首等縣胖襖多不過二十疋少則八九疋詢之皆特差解戶餘無別項盡錢糧無幾而路費幾倍矣誠有以處之其省可知也由是以觀天下事有利于民而因循未及舉者豈少乎哉然此惟撫按能察之惟

地方有司能酌而行之事苟利民無問鉅細可也其

四賑濟　臣惟救荒之政不盡于賑而賑其大者臣於萬曆六年冬取道淮安比其時米價騰貴每石一兩有奇然又苦無米而當事者議發淮安倉糧以五錢出糶不移時而價平矣　臣以是知賑濟之策所利於民者大也今大江南北及山東河南等處饑荒既甚而麥且告病民情皇皇　臣請行各撫按官責成有司及時賑恤各該預備倉所積之穀雖不可不為緩急之防然或出其半或出其三之一以濟地方燃眉之

急悉心區畫務使民霑實惠事完造冊奏 聞而自
此之外更爲多方措處米價可平則平之富民有粟
可貸者以義風之以冠帶榮之時時勞來以慰其心
事事省約以贍其養第能實意爲民不患事無長策
如此庶民困舒而民心固矣夫民當其窮餓之時易
德耳惟 皇上一號令間也投醪挾纊豈在其多哉
其五訪察 臣惟稂莠不鋤則嘉禾不殖按臣行部類
行訪察所以鋤稂莠而殖嘉禾不可已也然 臣曩者
伏在閭閻習聞民間畏避院訪若赴湯火遡來則玩

視之矣此無他其被訪者衆而發落輕也被訪者多至數十餘人則其勢不能皆實勢不能皆實則不得不從輕從輕則不得不玩失訪不足以示警而適足以褻威則奚爲哉 臣以爲與其多而玩也無寧少而精也今大江南北及山東等處有等積猾巨奸專以責訪買訪爲業招權納賄假手報復肆焉無忌其地方之富豪者悉從而結納焉州縣小吏且莫敢誰何矣在淮揚等府私名曰躲雨會言不避風雨也在山東私名曰三隻船言不畏風波也此輩肆行而當事者

一不察而墮其術中於是臣奸得志而貴莱傭受禍
矣欲不輕且玩得耶此海內通弊不獨一二地方為
然請敕各該撫按寧慎毋忽寧少毋多苟得其眞
毋府止一二人未為不可或彼府有而此府無亦未
為不可惟在懲其過惡之重如前貴訪買訪輩即置
之死地不為惜而事涉影響過未深重但一有司得
而治之者悉置不問即誤在訪中亦聽辯豁毋以體
面之故文致之也蓋良者有所恃而奸者有所憚地
方其所濟乎若固以多訪為風裁臣不知其可也其

六錢法臣查得萬曆八年湖廣巡撫王之垣一本疏通錢法以裕經用等事奉 聖旨鑄行錢法原以便民不求羨利欽此臣伏讀竊歎大哉 皇上眞損上益下之仁也乃奉行諸臣率不能體 皇上之意以求所以便民之實故閒有稱不便者豈法誠不便哉抑行之不善耳夫製錢必以銅銅固川貴產也路有水陸有遠近價有伸縮開鑄日廣則銅價日貴其道近而價縮者即多鑄廣發不拘拘于額可也若河南山東山西舟楫不通之處銅價騰貴每百觔值可十

餘金較其所費與其所鑄大不相當而當事者又無
所以措置之方司府則取之縣縣則取之鋪戶里長
每銅百觔給價七八金而止而其餘者皆所私償也
及鑄完給發則又責之鋪戶而鋪戶又減價而轉之
他所矣此非法使然也實心體 國者為之耶往者
鑄錢之 令通行天下及雲南據實具奏則 皇上
即調停之矣 皇上以虛中治天下而諸臣不能以
實心應 皇上皇上本以為民而諸臣緣以為利臣
竊以為舛也 請勅該部酌覆行各撫按官從實查

議事固有一省而各府互異者有一府而各邑互異者宜　上德而達民隱固不嫌于直陳也以上數事特據臣所風聞言耳臣知書生之談不諳時務然一念祀人之憂竊以爲恤民之政即所　天之實故昧死言之伏惟　聖明留意

# 瑣拾民情乞賜採納以隆治安疏

張　棟 工科右給事中 萬曆十四年三月

本月初三日該內閣傳奉　聖諭朕見連日天氣昏濁塵霾蔽空又覽臺官所奏至百姓流離朕甚憂惶驚懼書云民爲邦本本固邦寧又曰民無常懷於有常侯古人之言甚有裨於爲治君民一體憂樂相關其害甚大惟今之政固善亦有防害民生者不必著各該有司明白條具奏請定奪庶幾仰囘天意以遂民生朕與卿等共享太平之治卿等傳示知悉欽此

臣待罪該科莊誦綸音奚勝感激蓋視民如傷不數周文王今見我　皇上矣有君如此於太平之治何有而民復有不得其所者致廑　皇上之慮也臣新從遠方來經由五六都會所至問民疾苦則閭閻之內畎畆之間民財日匱民生日窮流離遷徙誠有如　皇上所慮者臣愚無能出上計以裨至理第能實取閭閻畎畆之情萬里君門而不得達者爲　皇上控焉一曰蠲免無實惠何也蠲免錢糧朝廷曠蕩之恩也君恩如天貴其旁皇周浹無乎不被而節年議蠲

率以起運存留爲限制蠲存留而不蠲起運豈非以起運爲急存留爲緩耶但朝廷之議蠲非直以虛名陷人而不必其澤之下究也蠲存留是有蠲之名不蠲起運是無蠲之實此何以故蓋所爲存留錢糧不過官吏俸薪師生廩餼廡儀祿米孤貧口糧等項而已此數者不因歲登而可加不登而可減也一邑之內額設員名自有定數偶遇災傷謂可減其人乎亦不可減俸廩不可減而曰存留可蠲何弗思之甚也故蠲存留而不蠲起運猶弗蠲也臣以爲弗蠲則已

蠲則何分於起存也倘司農以歳計為憂寧損其數
如欲蠲五分請損之為三分欲蠲三分請損之為二
分什而用其七什而用其八總計銀十兩或納七兩
或納八兩即為全完使愚夫愚婦明白而易曉則庶
乎所蠲皆實惠哉然有司之踏災撫臣之報災撫臣
勘災展轉往復動經歲月迨奉俞旨則徵收已過半
矣奸民倖未然之惠而故意延捱良民據已然之數
而安心輸納以故所蠲者多屬奸民而良民不與焉
此又何貴於蠲也自後踏災報災勘災竝宜刻期定

限毋使遲違而奉旨准錮者寧於次年新錢糧內扣免則受惠者徧而且均民情如此二曰裁減無實利何也節省美名也 皇上躬行儉德中外臣工夫誰不曰節省顧省所可省者斯足爲民利省其所不可省者未必爲民利而適足爲民害此無庸枚舉爲也即如條鞭一事其初議也未始不因地方之繁簡而定公費之盈縮也一歲所用取足於一歲所輸民未見其爲病也有司者欲投時好博名高則取於原定之數而日請縮焉然不能縮於用也遂令所入無以

支所出矣而包賠加派之弊滋矣是其未減之先有此事有此用而民以衆人之力供之衆供則易舉及其旣減之後亦此事亦此用而昔以衆人供之今以一人任之獨任則稱累彼爲之民者方羣然稱累於下而有司且自伐其功且曉曉於人曰我能爲民節省也我能仰體　皇上儉德也吾誰欺欺民乎欺君乎故臣以爲節省之心不可無而節省之名不可有有節省之心則必能簡約以先人而減樂省騶毀翁皆於民爲實利務節省之名則必將刻覈以繩下而

公辭私受民不堪其包賠加派之若矣則又何如因其舊而不必減使衆易供之爲愈也裁減本以利民亦足以害民不裁減則不見其利亦不見其害民情如此三曰紛更無實用何也紛更與因循其獘等也而紛更尤足以害事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而好名喜事之徒每每不安於蹈常襲故自知其計自多其力請因請革各從所見其在上者不察遂因而可否之以致行之方習而遂卽議罷罷之未久而又復議行炫觀紛聽使民無所適從此臣往爲縣令時所

親見者也一人以爲投櫃便一人以爲投櫃不便旋行旋止十夫馬也一人見以爲有餘一人見以爲不足旋減旋增一丈量也忽焉從新忽焉從舊一書院也忽焉欲廢忽焉欲復諸如此類未可次第舉即人之所見各別妨子有獨怪夫請因則因請革則革漫無定主豈天下竟無畫一之論耶在内之通行日異而月不同在外之約束朝更而夕改所謂民志一而天下寧安所望矣蓋天下事無不利者無不害者無全利者無全害者日紛更月見其擾何裨

實用民情如此臣愚無能出上計以裨至理此三者大都瑣屑小人之見也儻於生民有所少關焉特望

聖明俯賜採納臣愚不勝惓惓

# 救荒無奇及時講求以延民命疏

王德完 戶科都給事中 萬曆二十一年六月

臣聞古者三年耕則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則有三年之食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今天下內外蓄藏可指而數也京師漕粟僅支四年之食各省倉庾竟無卒歲之儲閭家大戶舊不接新細民窶夫朝不謀夕歲當豐穰猶可偷生一遇凶荒便塡溝壑昨年四方災沴盛行蠲賑不遺餘力然困倒庾竭莫可誰何須以撫臣請

賑饑漕粟二萬石尚且難之設有方二三千里之災數年之旱安所取給中外廪庾可爲寒心臣聞易誠思患預防書稱先事有備災荒之年民多伐桑柘鬻妻子流亡死徙不忍見聞廟廊之上宵旰咨嗟郡邑之間倉皇踴躇積貯無策窮自懊悔及災傷甫起年穀方登上下嬉媮絕口不譚積聚惟倖天災之不至罔虞荒政之不修其於先事預防之訓何似此臣所爲欷歔而歎息者也夫穀有貴賤用有輕重惟握其輕重之權則材可足而民可安管仲曰民有餘則輕

之故人君歛之以輕民不足則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李悝曰糴甚貴傷人甚賤傷農人傷則離散農傷則國貧善爲國者使人無傷而農益勸此齊之平準魏之平糴爲富強之根抵積貯之楷模也夫農夫作苦無間豐凶歲凶若穀貴無錢可買至豐年始得石粟則公私督責交迫一時又若穀賤所售無幾終歲勤動轉眼罄空迨至凶饑依然餓殍今年水旱之災雖有想豐穰之處必多 臣 等愚見宜及此時遠體管仲之遺意講求李悝之良法令於豐收去處借支官

錢廣收平糴隨市價低昂量增數錢以勸稼穡待至歲有饑饉減價糶賣以救凶荒仍令各處修蓋常平倉平廒一省錢糧通融支給各隨州縣之大小戶口之多寡爲積粟等差其斛斗則式務令較量如一相度地方可窖藏耐久者扣糴三年之食而止其南地方勢下濕慮有浥爛稍令出陳易新在在穀粟有餘則災地漕糧可折如耿壽昌請糴三輔河東東郡穀可省關東漕卒過半陸贄謂一年扣糴之數足當轉運二年皆可圓活行之積貯既贏伸縮在我備荒長

策何以喻斯或以舊有預備倉近且建保赤倉　臣等茲議得無多事乎不知預備一賑而不還平糴則常存而不朴保赤尚勸借而取息平糴則受糴而無追語云翦爪宜及膚割髮宜及體苟可利民髮膚何愛乃憚好事哉或謂國用甚詘何從得糴本若干不知國家發帑金賑濟可二十萬則二十萬可四十萬捐棄不責償今糴本暫借原非棄捐況賑之後時雖費無及備之先事雖災不害其功效又相萬也或謂法制不善祇足害民查盤問罪恐添一累不知戴罪之

義倉朱熹之社倉法豈不善茍非其人皆足爲鈌然不罪其人而欲廢其法是因噎而廢食見刖而廢屨也外之甚矣若查盤一節請自今常平倉勿入大查盤內止令清實數杜侵漁不許科罰翻爲民病則人存而政舉禁止則令行矣然此自內地言之也乃沿邊事多兵甲時興儲峙糧餉猶爲急務志曰雖有湯池百步石城十仞而無粟則莫與守也邊塞轉運甚難率三十鍾而致一石惟召商中塩納粟謂之飛輓言無轉輸之勞而有芻粟之利也國朝洪武永樂時

邊商引言一引止輸粟二斗五升小米不過四石商利甚鉅故耕種甚勤邊地大墾倉廩自實弘治來尚書葉淇變爲折銀之例維時粟一石値銀二錢每引納銀四錢二分自以八倍之利後至七錢五分又以爲十二倍之利而不知邊地從此荒蕪米價因之騰踴倏遭旱魃銀四五兩始買粟一石於是有米珠之憂師旅一行糧不繼乃發帑金十萬糴買又無所得粟於是有脫巾之患矣今鹽商墾田納粟之例不能遽復宜準平糴之法行之耿壽昌常平初制只令邊

郡皆築倉賤糴貴糶宋眞宗內出銀三十萬付河北經度貿易軍糧今宜畧放其意預發九邊年例銀兩趂時豐熟召買糧料不拘豆麥穀粟盡數收糴約邊軍十萬一年糧餉扣用一百二十萬

目多積預備及至支放之時查照豐凶兼支本折糴之豐年則二石而有三石之餘糴之凶年則六石而有十石之用夷虜不能為之困水旱不能為之災豈非治兵理餉安邊足用之善經乎然此非臣始言之而始行之也臣考萬曆十五年以司農宋纁言發南

京戶部庫銀二十五萬兩賑濟德二十四萬於陝西河南山東山西直隸減糶矣十六年又以司農言動支餘剩糶本義勸香稅銀兩收買二麥矣十七年以按臣徐申言動支贓罰銀一萬四千五百兩發畿糶且令各處撫按照例行矣十八年以經畧鄭洛言發糶本八萬四千三百餘兩於陝西召買糧料矣二十年又以郎中李甲言發臨清倉折糧銀十萬兩於大同糴買矣然或以災祲而行或以農穰而止或以募兵而作或以變弭而輟或暫行於近畿而未通行於外

地或請於一塞而未變及於九邊以故欲糴則無銀
欲糶則無米憖茲宿疾未試良方犬彘厭人之食而
不知收郊野委人之骨而不知發帝閽有叩能不惻
然臣等伏讀 皇上節次綸音不曰儲穀備荒地方
要務則曰豐年召買糧料甚爲得計不曰近來各地
方官平時不以備荒爲意一遇災傷賑救無策則曰
凶荒既稱無米可糴及查豐收又不趂時糴買所幹
何事大哉 王言軫恤民隱恫瘝在躬獨照類風肺肝
如見而年來實効未臻 皇仁未普者則以法不定

也伏乞 勑下戸部平糴舊法一應輕重斂散出納
裒益事宜轉行各省直邊鎮督撫司道等官悉心商
確擘畫科條斷於邊腹咸宜農人兩便開具上請俟
宸衷裁定頒布施行其有守令奉行不効者令撫按
官不時論劾督撫監司不恤民艱者許臣等兩衙門
指名叅奏則上意所嚮風動景從倉廩未有不充盈
糧芻未有不豐贍內地未有不康乂邊陲未有不阜
安者也臣等欵欵之愚如此惟 皇上采納幸甚

敬陳賑安之說以備聖明採擇疏

趙完璧戸科給事中萬曆二十一年十一月

頃者中原之地雨水為殃饑餓之民嗔目竊礦幸賴

聖明在御不加捕治令之解散恩至渥也深計之臣

請發請留以備賑恤畫至良也顧發德音廣惠政者

君相之商確有司不任也體良法破故套者有司之

拮据君相不遑也倘令有君相之能而無有司之能

則與畫餅塗羹何異哉臣嘗待罪有司敢以焦勞而

試者條之為六以

皇上試垂察焉一曰公報查蓋民

間貧富豈盡知之往者賑恤之令一下必計其數于里書里書為政公少私多報賑一丁需錢數十多者空名可與無者枵腹匃列吏皁祈恩于蕭室老弱絕望于無役使給者弗貧貧者弗給識者每悲之矣合無今後諭令各州縣正官并佐貳之賢者分歷村原比屋而視當食者人給之小票乃登以籍貧者不必有差徭役不得並給則貧富靡能相欺而里書可無奸也二曰時給予盖垂斃之民朝夕為命往者發庾之期或無幾第即有之未必皆信以故待食之輩聚

于市朝身既不得賣傭食又賒于指賑及其既領索

價蕭前食庚未遠而囊已先空安望其度歲月而甦

旦夕也合無今後諭令各州縣開倉之先次第村落

鴈行而揭示之各定其時日至期之日凡在所定放

之務盡即有他事不得相妨庶幾來者即去則粒粒

有可炊之實而糠粃皆活命之寶也三日禁扣抵黨

荒歉之民僅餘殘喘予之升斗將數而炊而里胥之

奸㳄或指名公費或駕言幇貼恣意扣除相視莫敢

誰何致使歸來發向隅之悲入門孤妻女之聆是

聖明之惠爲奸貪之資矣合無今後諭令各州縣嚴爲禁示如有里胥之徒指稱前項名色扣除饑民賑濟者以搶奪之罪罪之庶膏澤不至下屯而雨露可無旁漏也四曰毋假勸借蓋勸借之名國家原以相周之義教聽其願迎遛來有司之官不體民情責以里書令其報舉得賂者放釋而去無賂者開陳而拘及其至官也定以數目嚴法比較過于催征官得十一里胥十九然後以其餘剩者散之民而粉飾之夫徒奪諸彼以與此賢者猶以爲非而況名爲勸借實

同刼奪如之何其又舉也臣以爲若此者可禁也五曰毋縱奸民盖垂畫之夫情固可矜奸貪之勢漸不可長邇來一遇饑荒之歲貪夫孽子相呼爲羣入之室而強貸之不則奪門掛撻軟轢蔦狀大搶竊乎田野小掠取其菽禾官以其貧而弗之刑也而彼益驕其心益橫其暴民之弗安實由于此是厲之階而亂之萌也臣以爲若此者可禁也六曰毋佻富室盖人情富相室則卑下之百則役萬則僕此自然之理也故上富之家待而舉火者常百人中富之家待而舉

火者五六十人最下者亦不減二三十人或預責其力而募升斗或暫稱其息而約貸償或托身于傭作而爲依或鬻市其田土而糊口大都邑有千人之富則天地不能災矣邑有五百人之富則歲歲可無饑矣邇來有司之官偏抑富室聽斷不論是非而富者罰兩造不卜曲直而貧者勝催科急則責之代補差役冗則借之幇貼高者以是博風力之名而畢者借此爲囊橐之計率使富者日貧貧者無依不幸而遇饑荒之歲彼此不相顧有無不得通不坐以待斃則

率爲不遑矣是郡邑之耗而世俗之姤也臣又以爲

若此者可禁也夫此六者由前之三說則實惠可孚

由後之三說則驚擾可息道固相成機實相濟當事

者舉此而行之而危亂有不指麾定者豈理也臣區

區一得之愚伏乞　勑下該部議覆施行則於荒政

萬一未必無毫毛補矣

敬陳末議懇乞聖明採納以保民生疏

桯有根 工科給事中 萬曆二十二年正月

臣觀天下大勢猶一身然邊陲海防四肢也江淮兗豫諸郡腹心也虜酋跳梁倭奴起釁是四肢已受痺痿之患所恃內地帖然元氣鞏固或可從容調劑不致決裂困憊而不可拔乃今江北河南山東水潦爲災是處米珠薪桂人皆菜色枵腹老羸塡于溝壑而橫野肉骸盡屬餓夫充口之具少壯逃於四方而饑寒流移羣爲刼奪嘯聚之謀去冬已有此景象嗣今

春又不知爲何如也且一物失所猶稱向隅之悲況
方內數千里之廣絕無生計者乎匹夫不獲尚干天
地之和況中原百萬生靈瀕于危亡者乎竊意　皇
上深拱靜攝之餘值此陽春發育之際當有惻然動
念收羣策而爲之拯濟者　臣汝南人奉職東兗接壤
于徐淮之間百姓困苦之狀亦旣耳而目之矣敢因
諸臣至再言及而不忍默然已也謹攄愚見條爲五
議可佐荒政萬分之一伏惟　皇上試垂聽焉其一
在發帑藏以蘇重困盖內府外府之蓄原以待天下

緩急之用往年江南大旱曾命科臣賫十數萬金以貸昨歲日本兵陷朝鮮亦不惜二百萬救之今中原啼饑待斃更慘于江南而民窮盜起又不啻屬國之殘已也徒使仰給于郡縣倉廩之粟是以杯水救車薪之火耳必無幸矣願　皇上從撫臣之請留漕粟二十萬均給于被災地方以解目前之急仍望如曩昔江南故事出帑金十萬以賑之食垂絕之民庶中原赤子得沾一視之仁而內變潛消大愈于流民兵損費不貲而無益于用矣其二在停徵額以示寬恤

蓋郡縣水潦之日各撫按申請蠲免豈不蒙溫旨煥發詔蠲田租之存者乎然存留姑緩漕運未停則蠲者十一徵者十九民且不見免之恩而祇苦于徵之爲害懸罄孑遺何以堪此誅求爲也臣願勅下該部作速施行被災之處春夏而前不許欽解稅糧起俵馬匹即河工運道攸關不容槩已姑以各縣停收銀兩借支總俟麥秋之後從容收歛以補各項之數庶荒春饑夫得以一意謀生或可勉強安業以延旦夕之命矣其三在併工作以均募力蓋舊例沿河上

自淮揚下達兗濟額設夫役月銀人給一兩僅可足
一人之食然依額用人則供事者少而利之所及亦
有限誠廣募於常額之外人將慕利忘勞趨役日衆
豈但所濟無算而築濬之工亦可計日而告成矣至
如性義嶺當兗徐之交總河府嘗建議創
開一渠洩昭陽等湖諸水一以息金魚等縣淹沒之
憂一以救運河隄岸沖決之患果早速行勘撫按依
原限報覆如係可開隨允所請即以數萬金量增僱
值以爲招募則乘畚負筥之夫嚮應雲集饑人有生

之貧洪水有洩之地猶有稱一舉而兩利者也其四在省煩文以專責成盖各省有撫按督理司道郡守管轄州縣各事事干境內此其體統固然第民生危苦呫危而往還文移駁查勘覆輙動旬月恐條議未竟而災疲之衆已半委溝中徒見惡少潛懷不軌而亂萌[illegible]刑矣爲今日之計撫臣有統率之責一切應行利弊事宜直下州縣而刻期以考其成功州縣一有便宜事體即隨機調停運用省直申文照驗而司道郡守止從稽核而臧否之此濟變之微權可以

支持倉卒廣乖方畧不可不舉者也其五在禁流言以安反側謂大荒之世惟流民可慮顧饑民轉相流徙明有着落之迹人亦得緣迹而爲之處獨流播不根之言一倡百和信以傳訛能令無知之輩猖狂四起萬一豪傑乘而圖之其究有不可勝言者況東土中州又流言易惑之人往年師劉大盜羣起擾動天下皆此中流言之爲前歲臣在金鄉去豐縣不滿百里彼中一夫妄言無論編氓士民紛紛逃徙臣會該縣費知縣撫慰之旬日廼定此猶近日殷鑒也今數

千里民不聊生流離載道可不爲之慮哉是當咨行省直撫按多方撫字嚴示造流言者之禁務令漂泊之夫曉知九重德意而飛語浮言不得交相誑以爲禍本則饑民不失爲良善而　社稷之利匪淺鮮矣雖然臣愚猶有意焉自昔譚荒政者曰太上修德其次修救臣所獻寥寥五議皆救之事也得無拘于末流而忘本源之論乎聞之醫家云急則治標緩則治本今河西未靖遼左報警東倭犯順叵測中原東省江淮之民展轉流亡而不易收拾時事之孔亟甚

矣是以臣之效忠以為　陛下計也如此蓋寧私憂過計以甘冒瀆　天聽之罪毋寧坐視窮民釀亂以貽君父中原之憂區區瑣策不識忌諱伏望　皇上軫念重地宜保民瘼可慮賜允臣言勅下該部作速議覆施行天下幸甚

積獘尚存伏乞剔除以撫災黎疏

夏之臣 浙江道監察御史

萬曆二十二年正月

臣竊惟京師北據幽都譬之人身則元首也西距虜東距倭其肩背之患也而所恃以爲腹心股肱之重者則是裏八府而南惟河南山東江北等處千百里百萬生靈爲我 國家之元氣耳其人性鷙悍大都游食而寡積易動而難戢雖無凶年苟有虐政率皆目備而心非之急則輕去其鄉相煽爲禍矧茲何等時也猶有積獘流于民間恐不爲之滌蕩也臣 目覩

昨歲夏秋以來陰沴異常饑饉荐至轉徙者扶老携幼不辭涉水而行流寓者夷竈釜門甘於結茅而處丁南數歲不轉斗粟則室如懸罄皆可知也田畝阡連難饜一飽則貧無立錐可知也以日爲歲兼值閏月之年自秋徂冬難緩須臾之命蓋至槐頭麻葉豆餅穀糠草根榆皮無所不啖則民之窮真徹骨矣民之不胥而死亡也僅十而一矣彼瘦死溝壑僵死原野者皆吾赤子而況凍餒在前死亡在後即慈母不能保其子而謂強壯有力者能坐以待斃乎脫或一

倡百和斬木揭竿臣恐大憂以南長江以北未可謂晏然無事也比者撫按各院請賑請蠲業有成命有司加惠元元勞心撫字循行阡陌至廢寢食者固多而日暮途窮深根固蔕藉故事爲口實肆侵漁于漏網聵聾左右而不知察起乎痛痒而不知惜者豈少也哉臣請不厭苛細數其弊而冀于更始焉一郡一邑賦有定數迺總算者欲中其膏肓則溢其數于額之外名曰餘銀詰之則曰此以備賑拖欠耳彼墨者甘之如飴不煩鞭朴以實囊橐乎試取派糧底册磨

對拚稽之納戶之口其數立見此其獘一一錢一穀
皆民脂膏即于正數取盈巳稱竭蹶迺欲藉名火耗
削鐵以鍼計納銀一錢小民多至一錢有半是輸之
官帑者一金入之胥役者二三金也朘民膏血以赴
谿壑此其獘二項下錮租之令小民秪自以望　皇
上往往錮者什之三四民間百不沾一或豪猾規避
至使殷實之戶代徵而全併所稱惟正之供不在公
家亦不在細戶則何以居焉錮租勘實此其獘三完
欠欲明人戶不以藉爲定乎有如戶不設甲甲不設

里里不扱郡邑之總孰知其爲完其爲逋豐稔之年何所抑算補徵此花戶名籍在在當有獨江北僻遠州縣不然混派混徵恒必由此其弊四積儲貴廣有謂社倉可做而行矣不知一經承管百費煩興不惟主守者即假更代爲騙局視出入爲利藪薄支而厚取其值應散而方重于斂緩急無賴閭里騷然則不行社倉之故也此其弊五城垣市堞所在傾圮不葺而新之何以保聚固有陽爲檄濡陰肆科罰者初派一二非不稍給料價而工程完報之後猶須繳還不

則徵色發聲中以他故是借富戶之名如赴湯火此
其獘六方日未及晡道絕行人朝不保夕時常偷盜
則訓練鄉兵豈謂無見但今農工商賈遠近貧富苟
無養贍而妨其本業則民有死不願者況數百餘人
挑選一人無論器械無出武藝未閑即有出且閑欲
一人而捍衛數百人乎勢不能矣募兵者朝而集夕
而餉玆求無事爲族黨有事隨行陣一槩以無事者
當之 臣故知其不可也議調遣者豈直畫餅當是一
害此其獘七夫鄉兵不可莫如保甲誠欲行保甲則

先去其害保甲者平居奔命有司日無寧止一至失事人有連坐之條且積逋員役又從而酒食之牽擊之也若斯者百計營求匿不以報耳安望其十戶為甲十甲為保盡數籍名俾強壯而盜賊者有所稽而不敢為哉則不善行保甲之過也此其弊八盜之強竊必有逋盜之藪隔別郡邑每每互為窩主盜者有托而逃則半價而售主者因以為利則惟盜是畜豈直市井無賴為然即豪家大族亦公然為之令人不疑亦不能動則雞犬勿寧之故也此其弊九緝盜所

以安民也果有強竊真正執之於官尤須贓證乃捕者大張網羅緊爲株蔓不致破人之產潤己之囊不止甚有用諸慘刑旣斃一人而遂百口羅織莫少解于衆人者則緝盜而甚于爲盜也今値多盜之時正其狂逞之日此其弊十夫十弊剝乎民之骨則病根以深剝乎民之肉則剜心可痛卽使不遇重災之後猶當一切掃除與民休息況三冬無雪三麥如絲據歲祲所關已有人相食者邇來元旦風霾晝以爲晦陰風怒吼夜以繼日豐兆之年宜不如此倘再雨不

及時此歲不登青黃不接公私俱罄哀此窮獨蓋有
諸臣所不能形狀 臣愚所不忍陳說者乎唯是洶洶
之情嗷嗷之口未盡徹 九重而耳聞目擊有識之
士共切隱憂且東夷臣測議兵議餉借貸于此者更
復不淺誠欲培養元氣使腹心充實股肱強徤力除
肩背之患而擁護元首常無恙乎則非軫念中原豫
除積弊不可矣不然而羸弱其腹心痿痺其股肱元
氣受傷元首隨之雖有盧扁能善其後哉 臣議及此
至再至細而要之寬民之財恤民之命所謂對證之

劑莫急于此伏望我　皇上留神省覽　勑下該部如果臣言有補萬分之一亟行撫按轉行監司嚴令所司着實嚴㝡果有留心荒政痛洗前弊着註以上考待其超擢其不然者廉得其狀亟褫其職毋姑息一人以貽千萬人之害毋使一家溫飽以貽一路之哭則即不利民幸不病民即無能解于倒懸亦庶墜井而免下石也

四川異常困苦乞賜特恩以救倒懸疏

王德完 工科都給事中 萬曆二十八年

臣四川一介家食六年 皇上不以臣之不肖復補工垣之缺臣即摩頂放踵何能爲報惟是傾葵獻曝臣所目盟方今海內民不堪命矣萬里 君門無階上達迺西川困苦之狀則臣所目擊心酸者請借箸熟數于前 聖慮矜憐當不俟臣言之畢矣臣惟川中有大苦一曰大木之苦採木初檄有云招商採買大本無與小民 聖明愛養元元意誠篤至顧勢有

不能者盖大木不產于中土而產于夷巢猓窟巉巖復澗之區仰若登天俯如墮井尋採則扳躋險惡拽運則履蹈艱難固非一官一吏所能荷肩亦非十人百人所能負載者客商無多則以土商代領大戶有禁則以義民殊稱其實皆民也夫民既同不得不派以木夫木價既少不得不折以夫價其實皆取之民也督木之令急如星火民何敢漫于上供染指之條畏如呂犴官亦不敢擅于科斂欲求遠嫌遠謗聽其私議而夫工食有派至八九金者有多至十四五金

者吏胥因而漁獵奸猾肆其誅求時盖雞犬靡寧追呼相望者木夫就道子婦啼號畏死貪生如赴湯火黔寧二廠尤屬瀆吏獨是黎朽全爲窄地索橋競渡節至淪亡吏落勒錢半爲焚劫洗河既費過渡更難若洪水漲龍行定是百年難出且嵐烟瘴地面房一觸輒僵溝壑委填道途暴露尸流水塞積骨成山其偷生而回者又皆黃疸臃腫之夫畧似人形半登鬼録矣以一縣計木夫死亡約近一千則合省亡夫不下十萬木夫工銀每縣約近二萬則合省夫銀不下

二百萬旣以剝民脂膏又以戕民壽命遐邇痛哭扼腕拊心故曰採辦之苦此一也一曰榷使之苦　國家征商有要地抽稅有專責近來各省直添設稅務中官若魚鱗然網蓋密矣以川省言定稅銀三萬兩每州縣量派各數百金有差自市井場鎮絲布米鹽食店酒沽下及菜傭草屨無不有稅閒架過唐青苗踰宋錙銖盡算額課始充州縣解諸藩司藩司解稅府稅府進于　朝廷此定額也外有濱江衝要州縣二十餘處則太監私委私抽又在額進之外數較益

多盖太監丘乘雲住坐會省各處遣稅官猶止一人而稅官又旁招無藉各數十人布為牙爪此輩豈皆奉公守法惟欲暴歛橫征每商至呼衆齊登逐籠開盤任情攫取稍不如意輙加以嚴刑畧不快心必中之奇禍憑凌城社莫敢誰何出没鼠偷豈能自饜然皇上之稅十之二三而稅官之取則十之八九奪遠商之皃鏹濟羣小之狼貪　皇上亦何利焉且商人自蘇州滸墅常州鎮江上清河湖口天廷淵城磯伍家鈌團豐白羅山武昌荆州陵夷新灘巴東二十餘

稅入蜀來巫山奉節萬縣盈盈咫尺更稅三番上度重慶合州閬中瀘州敘府嘉定新津流等處無不有征一舟而經三十餘關一貨而抽三十餘次商人不惟靳其息利且折其母錢咸疾首而不樂江湖吞聲而不通貨賄記曰易關市來商旅語曰竭澤而漁後必無魚　臣懼商旅不來而澤魚必竭故曰榷稅之苦此又其二也三曰大兵之苦播酋謀逆罪惡滔天破我綦江殞我將帥屠城若肆殺人如麻山塹屍填河流血赤纍纍白首浮敝瞿塘一時惴恐全省兢兢

皇上赫然震怒特置督臣調遣勝兵五十萬分道齊驅擒斬屢報釜魚穴鼠殲殄有期然川民亦大荼毒矣兵馬經過人民逃竄廬舍盡燬村落無烟渝州一帶魂定于驚惶之後命甦于垂死之餘聚散靡常悲喜乍別有田地荒蕪而耕種無力者有青苗盼望而蹂躙無存者啼饑號寒殆甚于戊巳歲矣北自保順東自夔梁兵將一臨騎馬輙至數百疋歸農里甲復攝在官有騎馬一站而僦銀至二三兩者有官馬一頭而幇銀至四五十兩者兵所不至之處則調馬

各數十疋協濟彫疲軍站省會衝衢而骨立難支倒
斃塞路居行盖兩困矣兵興以來銅鐵軍器聚芻煤
炒布綿絮衣甲線麻以至豆料火藥等項無不需
于民間官價雖多民累豈少至運米鈌役病更甚焉
每夫一名約運餉米三斗募民非銀兩不行一縣夫
約三千名則夫價不下萬兩丁粮每石貼銀二兩一
縣丁粮約萬石則貼銀不下二萬兩一縣如此百縣
可知然此猶曰費若等之財耳前松坎運餉回夫出
山夜賊我兵誤以爲賊而截殺者無算近者南川餉

夫入近金紫懼賊復發而殺者三千賊衆旋亦殲斬然我餉鈌乏死者已無生矣神號鬼泣地慘天愁故曰征討之苦此又其一也夫是三苦者偶值其一民猶得以撑持連遭其二民已難于疲命今迺三番迭見真是十室九空而蜀土之民猶不至爲變者則以歲事尚幸豐稔也又以逆酋可旦暮平也脫有二三年之旱則救死不暇何計官儲額歲難供豈遑額外又倘有曠日經年之師則馬力既竭豈可伏鞭心肉已剜那堪再割 臣 想此民惟有鬻妻賣子苟延逃竄

耳倘又乳哺之不加饑食之無已則物窮必反事大
變生 臣恐勝廣猖狂鄢藍煽動 國家之患不在播
而在民矣播酋猖獗方借我爲名而我魚肉窮民爲
之毆逐則外呼內應決裂難收近閱蜀中突報威州
玉壘憤崩山流水湧松潘地維頻震合江天鼓雷鳴
酋長孟董塞入境殺人土司馬應龍聲言內犯人妖
物怪大可寒心 皇上西顧拊髀能無動念又惟川
省庫積久號豐盈而近漸消耗大木之銀可三百萬
多郡縣派加而庫發者止十有二征播之費可四百

萬除　欽發　內帑索價南滇借資留都尚不足者十之五近且檄下各郡縣搜括庫貯無碍羨餘悉解布政司充軍餉而府庫在在告空矣又各郡縣義倉社倉及常平預備倉廒處處告匱矣其在民間每丁粮一石𥡴項重料率加往年五倍今又每石加銀一錢二分髓竭皮空銀將安出而倉穀之發又散民間易以鮮員加以升斗賠累甚多舊穀更起新粮每粮一石預征米以十之七未稼未登催科以逼糊口尚缺揭稅難支而民間又在在告竭矣倘或猝有水旱

盜賊之災則給發用銀而守藏無銀可給周賑用穀而有司無穀可周勸借用民而小民無餘可借祇令封疆之臣搓手頓足莫可爲策則進銀安得不很須戰守安得不阽危此其憂不在民而且貽之國矣伏願 皇上軫念川中用兵之苦不異貴州貴州稅務中官業以寢停未遣引領 恩覃一視遠將四川原差太監撤回京師即各遍野沿江之稅一切報罷蠶叢黎庶喁喁慶更生萬一 聖意難于盡罷擇其川江地衝聚去處會撫按委官征取斬足原額以佐

需其餘偏僻地方不係商賈輳集者禁止勿榷滓渝錦水恩重岷山至三殿大木懇將舊蓄楩楠構造以壯皇居俟播平十餘年後瘡痍既起元氣既充方興採木之役仍着令動支庫貯不派民間即派民間亦必給商採買萬勿驅民深入就死如向日人財兩空則四川赤子枯骨復生倒懸立解無不雀躍呼頌聖明邉鄙無虞而廊廟有濟臣不勝待命之至